知用校報

廣州市惠愛西路倉前街

（自動電話）中學部一一七二七號
小學部一二六一七號

第一九三號

（每份售仙二枚）

□蔚興印刷塲承印□
廣州西湖路五十七號　自動電話一二七一六七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畧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小言

閒話

增

『今之自命爲小說家者，著作豐富，稱數字數，均足驚人，假定其不假思索，文不加點，而考其時，較其量，則此著作家執筆之時間，每日當不止二十四小時，然此等著作家，聞尙有餘暇花天酒地，爲馬將之戲，當大學敎授，赴跳舞會。甚矣其神也。』

『有新少年者，服裝取歐西式，手挾書數種——顧粱汾彈指詞一冊。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一冊，花間集一冊，汪容甫文一冊，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一冊，王國維觀堂集林一冊。蕭伯訥戲劇集一冊，其餘物理化學三角各一冊，生物學一冊，緩步而觀書。既而遇友，乃約往茶室，談娓娓不倦，所言者經史子集也，英國文學也，自然科學也，且出書以爲左證焉。座客咸羨之曰：「此亦學貫中西之才子也。」』

右舉二則，余得聞於友人，詎駭其言，其誠耶？其僞耶？敬請明達君子公許之。

三益會消息

甲組知字第卅九會于九月十五日開投由會友許少慕君願收一百二十六元投得餘利三百六十四元五角八仙統撥入下會開投

班會啓事數則

敬啓者敝會經已成立茲爲省時起見一切繁文縟節概行删免此啓

普三甲班班會謹啓

逕啓者敝班爲節省時間起見對于班會成立儀式一切豁免謹此登報希爲察照

普三乙班啓

敝班班會謹於九一八國難後一日成立對于一切繁文縟節俱從豁免謹登報端希爲察照

普一丙謹啓

校董會消息

本校第二屆常務董事經已由知用學社於本月八日票選完竣茲將當選者錄下：

胡金昌　張瑞權　陳啓鑅　朱勵強　潘學增　張兆駟
蘇瑞　謝中　吳三立　梅雨天　劉晃群　黎昌仁
唐富言　何學堅　蔡寶遴

廿二年度上學期 全校各班學生一覽表（續一九二號）

初中三甲班

張福　劉濬齡　鍾功甫　黃瑞華　林嘉榮　張君儀　李斌華
袁國英　李柏鈞　何伯燊　梁培智　李本珍　冼炎孫　李炳標
胡祖鋋　林鴻標　尹日滔　林其灤　廖光漢　陳安華　黃愷貝
黃自明　張兆鑫　區明齋　李澤林　李振協　黃傳林　伍光煜
劉玉壺　黃德燦　蔡任衡　陳鑑新　陳丙辰　劉惠軒　陳詠沂
陳受獎　李賢添　陳舉賢　吳經民　黃北培　劉源章　陳玲
潘楚楠　趙昱溪　廖仲英　顏幹材　李澤傳　蘇椿先　陳念乾
容國材　周叔濟　鄭澤貝　黃堯麟　黃天翔　蔡日暉　楊宗煌
楊宗漢

初中三乙班

鄧其灃　戴玉玲　潘英賢　聶偉彬　謝乃旋　陳逸民　劉熾貝
馮潤根　蔡伯成　劉文漢　宋榕安　黃培玉　伍實之　何庾嶺
黃子彪　潘其楠　曾忠漢　馮耀榮　鄺兆新　梁定隴　黃保民
李華雄　勞仲儀　黎廷樑　劉杰芬　楊鉥旺　黃汝高　潘渭涵
姚秉釗　竇成勳　李煥疇　譚松康　楊炎桃　楊珠蒲　張超常
梁翰基　梁朝英　宋景賢　黃煥章　鄧漢桓　楊浩如　董甡
黎顯新　梁璇基　袁輝南　陳元發　關廷針　陳佩瑛　許光漢
張金煥　潘廷鏞　石寶培　朱燊錦　李毅夫　鄭樹國　李卓耀

初中三丙班

許德文　李鼎權　梁祥俊　馬宏江　賴琛　陳詒燕　黃福至
陳家駒　廖潮贊　何民憲　雷德強　林毓駿　鄧國鈞　熊立夏
陳煥沾　何繼耀　洪騰雲　楊國憲　梁定齊　張文通　鄭智明
李社培　葉達章　何光源　李志康　李騰鑫　任海年　歐陽姚

李家念 何鼎幹 余漢傑 湯嵩賀 郭福成 梁子頁 雲孟融
覃明瑤 沈寶琮 翟鏡芙 高士逢 陳紹賢 高上達 阮宗權
許炳民 謝培均 馮學源 鍾振華 梁豪標 何作洵 羅本智
趙奕燦 許秉基 岑明聰 黎耀球

初中女三班

孔靈碧 鄧潔霞 葵境菊 阮麗英 尹寶玲 郭秀清 黃麗娟
余碧燕 張天柱 潘漢規 陳勝瑤 林潔儀 馮絮如 熊玉瓊
王秀淦 鄧偉賢 宋穀香 王月娥 盧楚玫 吳蕙如 李堅白
司徒蓮 梁碧馨 宋曼儂 朱奕兒 何賽薇 鄧錦霞 羅少芬
歐陽耀芳 梁鶴年 梁秀芬 梅鳳珍 梁轉女 梁錦雲 陳素立
李巧笑

初中二甲班

周卓平 陳保澤 羅鎮藩 蕭汝球 潘其江 陳洪超 林景山
凌國頁 吳正業 蘇調甌 王謙銘 王謙和 陳榮基 張乃勤
張毅渠 楊東星 林熾昌 梁景康 馮棣彬 梁栻勳 林永年
黎大森 梁齊高 潘覺强 張漢榮 蘇鈅 葉景華 甘偉棠
鍾志剛 蘇國材 陳桓烈 凌浩然 黃文鑑 區世傑 何鎮忠
莫同金 林俊雅 梁其霖 嚴寶鉅 蔡榕權 梁廣蕖 余少弘
袁燦槐 鄭秩玲 葉錫華 葉漢波 曾源 黃炳增 楊國和

趙華福 黃河清 黃德三 何庭昌 黎祖圻 林煜錚 楊耀洲
吳錦鎏 黃渠成 趙鑾藻 劉騰鍙 黃運秀 李沃培

初中二乙班

陳耀林 陳學增 鍾文敬 蕭家權 陳炳熙 趙士彬 趙光國
黃烺波 李纘鴻 雲冠華 江喜廉 李廣漢 余錦炎 區長仁
梁子馴 劉海濂 謝耀光 朱德超 邢詒楙 孔憲値 廖文炘
鄺兆勳 劉立根 戴乃武 何茂予 馮永謙 陳永潤 吳鴻邦
李新香 李維棟 范紹祥 祝開富 鍾浩章 阮炳春 梁灌時
謝沛芬 莫冠安 陸鏡明 毛國祥 楊宗志 黃紹周 吳源宗
劉偉雄 周綺幹 包漢藩 陳家卓 王作新 黃景聰 鍾浩文
李知强 陳亨墉 鄧培樟 區紹頁 陳法宗 莫綽雲 黃國裔
趙社炯 林升階 梅榮邦 廖輝雁 梁子騶 譚毓鎏

初中二丙班

薛春協 梁連奎 鄭宗錡 方以深 鄧雋銘 李廷瑚 程維鎏
尹鑑波 盧仕果 林國勛 李惠榮 唐貴智 鄧培楷 莫恒孝
何國盛 聶祺祥 張仙麟 李慶祥 李錦灕 劉鑑澤 余錫蔭
黃賢明 何東海 何錫江 余日强 馮松康 陳登廣 何朝堅
羅奇有 梁敬唐 鍾逢眞 陳鑾坡 霍錫鴻 薛春榮 梁沛基
馮裕謙 鍾炳文 潘其敏 梁志騂 沈保羅 鄧琳 胡斯泰

周怡兆 周汝泉 黎國富 張惠庭 袁國忠 丘鐵衍 吳錦堯
吳榮相 余伯頁 單煥堯 周文存 龍振桓 李國淦 李佐唐
黃　鑛 周成橋 程維綿 丘友文 江修友 鄧文疇

初中一丁班

陳冠中 李友松 殷聖功 黃泰興 郭貽琇 陸福寧 馮沛然
關家鎏 吳本善 楊觀光 廖潮江 廖福祐 許國煖 袁國昌
熊少輝 范紹儀 周宗耀 房業勉 梁其溥 鄺錦鑛 葉國琛
葉鴻鈞 胡建唐 梁天衛 梁柏成 趙善萃 張潤桂 梁　漢
鄧培根 劉鎮威 吳福燕 蘇　榮 陳樹椐 歐陽子萱 王萬益
葉根穩 勞永昌 劉偉屏 陸應琛 馮鳴閏 陳永濟 梁時枰
呂壽琰 陳維勝 廖豪傑 何國樹 吳振奇 郭明生 朱文彬
楊貴明

初中女二班

姚競雄 黃若蘭 黎麗雲 余修竹 鄧蔭蘭 蘇瑞閒 李式超
余麗琴 薛景文 梁惠貞 連錦蟬 曾瑤伍 陳愛芬 凌詠絮
譚萍珍 劉雪瑜 何敏求 潘蘭英 陸佩珍 區穎嫻 陳佩鎏
馮曼妮 鄭倩瑜 霍暖暖 區淑勤 林秀蓮 張桂珍 黃月華
鄺揖秀 鄧珍娥 黃志鈞 屈秀珍 李煥霞 蕭佩芳 梁慕霞
劉秀銀 鄧鳳笑 謝秀慧 馬玉珍 何瑞雅 何瑞儂

本學期各班自治會職員一覽表

班別	正班代表	副班代表	文書股長	德育股長	智育股長	體育股長	事務股長	游藝股長
師三	黃漢山	梁華鐸	李永松	黃立權	石興漢	周蘊才	朱柏超	周論士
普三甲	李江源	許應長	湯立泉	吳兆基	鄭敦鑑	黃冠南	吳秀英	梁蓮葵
普三乙	胡仲榆	戚裘君	唐偉生	關景彝	鄧　暉	鄭官裕	黃崇鎬	黃康傑
師二	陳佩東	范流森	湯朝創	吳兆光	傅式梅	陳超民	勞浣磐	葉美康
普二甲	陳德淑	梁福廷	何如昌	王恢強	黎廣杰	陳鑑賢	符國光	譚寶琛
普二乙	黃維康	劉仲鷹	劉　棠	黃永兆	茹廷鏘	陳從慶	朱壽鴻	何光沛
師一	孔昭彥	范惠連	陳雲鵬	李婉嫻	劉炳德	鄧烱文	關志卿	趙璧光
普一甲	潘宗慰	黃振強	謝錦元	李祥萃	莫儉溥	梁繼賢	陳贊樑	趙伯健
普一乙	廖鈞洪	何惠然	馬碧蓮	傅舜英	張惠貞	何白蘋	鄔瑞嫻	陳蘭娟
普一丙	梁明德	何叔普	潘昌成	伍福桑	徐永桓	王基魯	余耀邦	石仲琪
普一丁	何元俊	李　林	黃如鉦	李裕文	莫若秀	維湘文	聶松安	盧霖澤
初三甲	尹日滔	冼炎孫	潘楚楠	陳鑑新	劉惠軒	袁國英	李澤傳	陳受獎
初三乙	李華雄	劉杰芬	梁璇基	楊炎桃	張超常	黎顯新	黃保民	何庚嶺
初三丙	賴　琛	何作洵	翟鏡芙	維本智	何鼎幹	高仕逢	高上達	余漢傑
女三	馮翠如	林潔儀	歐陽耀芳	蔡境菊	阮麗英	鄧偉賢	潘漢規	宋穀香
初二甲	梁景康	何振忠	莫同金	鍾志剛	黃河清	張毅渠	葉景華	蘇國材
初二乙	王作新	鄺兆勳	陳學增	蕭家權	梅榮邦	何茂予	劉偉雄	吳源宗
初二丙	程維綿	鄧　琳	馮裕謙	余日強	李慶祥	梁志駿	霍錫鴻	李廷瑚
初二丁	王萬益	陳冠忠	梁時枰	葉國琛	劉鎮威	袁國昌	梁天衛	蘇　榮
女二	陳佩鎏	鄭倩瑜	霍暖暖	區淑勤	梁惠貞	區穎嫻	黃若蘭	馮曼妮
春一	胡崇新	崔澤廣	蔡迪基	袁鑑明	徐志通	劉同枝	潘　熙	譚福生
初一甲	廖　慶	馬志華	楊中島	黎再鳴	林業修	陳貴芬	黎世基	鄧紹明
初一乙	譚應奎	梁國華	梁汝惠	陳永仁	葉熾明	李佩梧	麥本華	姜渭福
初一丙	黎啓徵	馬炳勳	黎子坤	徐廣錫	黃秩帆	鄺文渭	高廣麟	徐創祥
初一丁	陳顯階	司徒賞	黃文安	溫維新	葉任廣	岑紹謙	陳達雄	黃恩慶
女一甲	陳肖華	李無瑕	陳淑卿	李靜儀	區愛霞	黎楚鈿	鄧景芳	黃妙瓊
女一乙	郭淑華	何秀文	陳瑞霞	譚瑞霞	張少梅	唐道清	陳佩英	程德賢

（訓育部製）

隨我來認識星巖與鼎湖

續一九〇號　文

響澈千峰的飛水潭

、中間經過一個亭子，顏着補山亭三個字，我們在那里打過尖再踱上去，走完了石級便是慶雲寺，這里僧徒衆多，香火尤盛，聽說這寺的僧衆有五百人光景，另有二百工人，每年寺裏的收入單就香油一項來說，在五十元以上的每年也有七十餘萬塊錢，這雖然不是一個十分精確的統計，但該寺收入之鉅，已可見其一班了．

我們到了寺，由寺裏的僮僕領我們到餘慶堂下榻，地方很髒，因爲我們不是香客的緣故，他老是設有好的所在給我們安息，豐盛的齋筵給我們嘗．住了一晝一宵沒有得他們招待去洗臉，還幸這里有個瀑布，我們可以跑去梳洗，游泳，不是的話，我們便要活活的髒了一晝連霄．

我們用過了齋，打過尖，就向飛水潭出發，我們大家帶了泳衣浴巾去，準備行下水禮，行了好些路，飛瀑在望了，這個瀑布是由幾百尺高的峭壁傾瀉下來的，中間給峙出的石阻撓着把瀑布激成水花隨風飄揚，沁人骨髀，下面便是一個澄清無比的潭，澈冷的水伴着幾座巉然的石塊，飛瀑老是白練的掛着峭壁間，潭的左右各有一座規模簡陋的更衣室，可惜的是現在的瀑布面積狹了一些，要不然，在八九月間水量屯增，飛瀑的面積要大三分之二，那時，堂皇鉅觀，呈在我們眼簾前，是何等的幸福啊！

我們更了衣，插到澄澈的水裏，或是到瀑布下任它儘冲着，這時祇有荏弱的日光，微微的照着，我們禁不起澈冷的潭水，大家都打着顫，站在石上晒日黃，兩旁的樹木青翠得無半點枯黃顏色，尤是近飛瀑兩旁的綠得可愛，耳邊箱聽到的是婉轉在歌的黃鸝底低吟聲，遠林那鷓鴣底急囀聲，鶺鴒底撮嚼聲，更夾着這淙淙的飛瀑，潺潺的泉水，合奏成一曲天然的交響樂我們實在給大自然解化了，什末慾！欲！都丟向九霄雲外，這時，萬念皆空，身封萬戶侯固非吾願，一識韓荊州，又何嘗是我們所憧憬的，願的是：長是湖山主人，作一個烟波釣客．

攀登二寶峯

二寶峯是鼎湖的高峯，先是我們拾着後山的石級而登，道旁植着不少的烏欖樹，行行，不覺到了開山鼻祖的墓，再上便是滑突突的羊腸小徑，一部分的同學就在這里打尖，我們繼續攀登，抓了半個鐘頭光景，到了一塊比較平坦的草地，我們大家坐着俯瞰下去，見的是鼎湖山麓那葱鬱的樹林和蜿蜒的大道，那雲氣瀰漫着鼎湖的山腰和林木的末梢，縱目四顧，則山川曠野，盡入眼簾，再上山勢愈峭，有些地方簡直沒法兒上，我們只得抓着緩緩的登，好容易才抓到山巔，上面沒有古松大柏，也沒有廟宇亭樓，有的是一個石碑，上面鐫着「二寶峯」三個朱色的端方楷書，我們遊目騁懷，山河漠漠，無際無垠的山川，不可目窮，我們俯瞰着慶雲寺，牠的頂上給靄罩着朦朧的現出現梢颶奮，山麓的樹海

也籠着濃厚的雲氣，江流如帶，毓慶塔脚的塔埋在霞霧裏，古道羊腸，幾不可辨，惟見那黃土的公路蜿蜒着山邊，煞像一條巨蟒蹶着一頭巨人，回顧我們站立的所在，不覺心怦的捏了一把冷汗。

下山的時候，跟着來路下去吧！休想！我們衹得靠着山傍的樹木，攀曳着樹枝一步步的緩緩而下，偶一不愼的話，不用說滾到山麓去，結果如何我也不忍說下去了。

足足行了一個鐘頭有多，才寸平安的下了山，我們由下午二時上山一直抓了兩個鐘頭的山；回得到寓所來，晚齋又快端上了。

以上四，十三。

有也回，無也回，莫待江邊冷風吹！

今天我們四時起了床，跑到厨房馬馬虎虎的洗了臉，接着便是檢行李，一俟山門開了，我們便倥偬的下山，那天因為早的緣故，空氣好像新鮮的牛奶一樣，沿途遇不到一個人——|——|——除了路旁幾個瞎眼睛的乞丐外，我們在那時的精神好速牽快，不到一個鐘頭便到是岸了。我們在那里的食物店吃過早點，呷了一口茶，充實充實轆轆的肌腸，候了一個早時間，二車駁輪才由峽裏一路冒着烟駛來，我們下了駁輪，十一時到了三水轉搭火車，四毫半錢的代價載我們回廣州去。

以上四，十四。

四，十九。追錄

進行

初二乙班　鄺光勳

我恨以前一點未努力過，現在何以補償？我恨以前一點未奮鬥過，現在努力豈不太遲？但我還沒灰心冷意，我當芟除以前因循的惡習，我的樂園就是革命的尖端，我的歸宿，就是革命的戰場。熱血騰騰的我！別要為着惡劣的環境，把鐵石心靈灰冷！別要為着一個虛偽的戀人，來把這剛毅的勇氣頓挫！熱血的勇士們！向前進，前進……！把你們的雄赳赳的制服快穿起，把你們的閃閃光的武器來拿起，高聲唱着我們的進行曲；大步地向着那險惡的倭國衝鋒！衝鋒……！

—月—

春一　胡崇新

說不出白到何名的一個圓到和碟似的東西，
祇在晚天出現，——
我僅隨人稱她做——月亮。

★　★　★

他確是白到不知怎樣；
在黝黝的黑夜中，
她能溜出她的光亮，
普照到世界上，
做黑夜行人底照路燈。

★　★　★

月啊！——
有時濁雲要把你掩着，閉着！
終是掩不着，閉不密，
終是給你衝了出來！
月啊！——

★ ★ ★

妳實在受到黑夜的行人不少的愛戴，
更使我模倣妳，佩敬妳不忘於懷！

一九三三，九，六日于上西關。

聲訴

令名

你不要怨你的短視？
深邃的幽洞是我的心；
蚯蚓他也被蒙在鼓裡的，
也任他駡我是冰的冷，海的深。
我不喊痛，正如我諱說，感謝，
同情，他何異於債主的慷慨呢？
蝸牛觸鬚的靈敏我豈沒有，
未熟的愛與未死的憎恨！
你不要怨我在學啞吧的聰明，
你的忍耐不該如你年青。
但那月光下的笑，月光下的淚呀！
你信吧，那幽洞已有牠一席之位。

一九三三，九，七。鷺塘樓上。

契約說國家起源論之史的演進

（續一九〇號）　龍世雄

君主，他們並不反對，他們所反對的是暴君，暴虐的程度如何呢？人民對於暴君的態度怎樣呢？

Buchanan 解釋暴君的範圍

暴君是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而取得君位的；或者是有合法權力的君主而其用權不以正義為準則的。

「暴君可抗論」的作者對于暴君有兩段解釋：

「君主只能執行法律，只是對於法律所要處罰的人加以處罰，否則不是君主而是暴君；不是司法者而是犯罪者，不是有守護者美名的而是「法律」和「衡平」的蹂躪者」

第五章　結語

Bluntschli 批評契約說的弊病的三個綱目是（見The Theory of the State P. 295)

（一）非歷史的學說(The theory unhistorical)

（二）非邏輯的學說(The theory illogical)

（三）實行上的危險(Practically dangerous

像這種批評，在本文中，是不需要的。在上邊已經說過了，他們對於國家起源論的解釋，不外確定他們的主權學說。神權和君權的鬥爭，（前期神民契約）君權和神權及民權的鬥爭（後期的

神民契約）民權和君權對立的前期（君民契約）民權和君權對立的後期（民民契約）和每一個過渡時代中的論戰，均可以表示不調和的階級的思想。Franz Oppenheimer說：

「從來一切國家理論，都是階級的理論。」

這話也未嘗不確。

所以本文注意的是關于契約說國家起源論之史的演進，找出這一種學說產生的環境及其對立的關係，却並不注意他們之研究「國家起源」所得的結論實在不實在。

Bluntchli有很簡樸概括的材料供我參考——這就是在他做的The Theory of the State中所舉的，古代國家和近代國家的區別，中世國家和近代國家之區別。這兩個表可以與古代中世和近世的國家學說對檢，譯之而作為本文的終結。

第一　古代國家和近代國家

（一）關于人的權利

（A）古代　古代國家不承認人民的權利或自由；在古代的國家裡邊，至低限度，有一半是無權利的奴隸，只有一小半是自由民；農業，牧畜，工廠，家內勞動，商業，都是需求大量的奴隸，勞力及勞動者沒有甚麽價值和地位，人類的一切權利差不多完全是否認他們的，他們也沒有祖國；習慣比法律重要，案情不定，好的也突然間變壞了，奴隸的革命常常爆發，並且被劇烈的抑壓

（B）近世　近世國家承認每一個人的權利，奴隸制廢除，勞動是自由的，有價值的，人民各個階級都有政治的地位；勞動者和奴隸都有選舉權；奴隸的革命的危險消失了；整個的國家基礎是安置在全民的廣大的柱石上。

（二）關于國家的意識形態

（A）古代　古代的國家觀念，是包括社會中之整個人民的生活的，宗教和法律，道德與藝術，文化及科學，祭司是政治的官吏；古代國家不承認個人充分的精神自由。

（B）近世　近世的國家已經了解牠的力量和權力的界限；國家是法律的和政治的社會，需要統治宗教和統治信仰，使之脫離教會和個人；祭司是宗教的官吏；近世國家需求的不是「科學的和藝術的權力」；對言論發表之自由及科學研究之自由加以保護和評價。

（三）關于個人的自由——私法

（A）古代　有充分權力的只是公民；在希臘，私法和公法是沒有分別的，羅馬雖在原則上把私法和公法分開了，實際上私法還是完全倚靠着國家和人民的意志；反對國家之個人的自由是被否認的

（B）近世　個人均有權利；私法與公法有顯明的分別，私法與其由國家制定無寧由國家承認，與其由國家命令，不如由國家保護；自由的國民不受國家的束縛而是自由發展他的獨立，不根據主權國家的意志而是根據自己的意志。

（未完）